

仇史

清 痛哭生第二撰

凡例

——是书专欲使我四万万同胞，洞悉前明亡国之惨状，充溢其排外思想，复我三百余年之大仇，故名曰《仇史》。

——是书乃继《痛史》而作。我佛山人之著《痛史》，伸庄论，寓微言，盖欲我民族引古鉴今，为间接之感触。乌乎！今祸亟矣！眉睫之间，断非间接之激刺所能奏效，故鄙人焦思苦虑，振笔直书，极力描写本族之丧心病狂，与导族之野蛮狂悖，言者无罪，闻者可兴，其或能成《自由魂》、《革命军》之价值欤？是则鄙人与阅者诸君，所同深望也。

——是书以明神宗万历年间，汉奸范文程投满起，至永历帝二十二年台湾郑克塽降请止，为汉族生死存亡，颠扑起灭之一大惨剧。

——是书之作，悉根据参考于万季野《明史稿》、《明季裨史》、《荆驼逸史》、《永历实录》、《南部新录》、《胜朝遗事》。《清史纪略》、《清秘史》诸书，间有附会，仍重借题发挥，于本来面目毫末无损，阅者谅之。

。

——鄙人江海奔驰，茫无定所，而且末学浅识，人危言轻，其能供阅者之目与否，故不暇顾，惟动此善念，不敢不言，或议论，或文辞，或抄录原篇，或另出己意，未遑详技，阅者巨眼，自能明辨也。

——书中涉于诗歌言论、章奏书牒等件，皆另行提出，低二格写录，以使阅者易于醒目，不致生厌。

——鄙人孤陋寡闻，精神有限，恐多挂漏，未及周知，如阅着诸君熟于明季逸事，能不能惠函告我，尤为感激之至。惠函即请寄交本社通信处代收。

。

——是书命题既大，卷帙必多，全书告成，未敢克以时日，惟当陆续印出，以饯阅者之望耳。

编者附讳

第一回 惊灾变汉奸投异族 上尊号满酋创雄图

话说我们中国，居亚细亚洲之东部，本为世界文明一大祖国。自从皇古时候，文化就肇有基础；唐虞时候，便蓬勃发达起来。由唐虞而周秦汉唐，更发挥光大到十分了。即如现在的日本、朝鲜、安南诸国，好像我们中国文化里生出来的儿子一般。更有那波斯、突厥、大食等国，也都受了我们中国文化的影响。再说本部的地势，东环渤海，西接沙漠，南至南海，北逾长城而连接阴山。论大岭则有南岭、北岭之两大山脉；论大河则有黄河、扬子江之两大河流；论大山则有五岳；论大湖则有五湖，真是祖宗遗下一个莫大的产业。我们做子孙的应该如何爱惜他，保护他，使他发达进步到极点。乃不料一次被五湖沙陀乱了，一次被蒙古胡元占了。到了第三次，又被这满州的旗人，不遗一兵，不折一矢，把一个几千年文明祖国，捉鸡子也似的轻轻巧巧提了过去。用夷变夏，倒置冠裳，使我们堂堂华夏，三百年不见天日，这个仇恨总真不共戴天了。可叹我们这些汉族子孙，不惟不咬牙切齿，想个复仇雪耻的方法出来，还要替虎作帐，助纣为虐，把国民的五官四体，都层层束缚起来，一齐无臭无声，倒说是太平世界，正所谓皇上是开门揖进来的一个强盗，臣下又是恶主雇下的一班狂奴。这等全没心肝的人，便千刀万剐，也不能替我们民族出丝毫儿怨气。咳，此犹是后一层说法，若从原因上追溯起来，他们的罪恶，更有伐南山之竹不能书，倾西江之水不能濯的。即如这些异族，起初原没有吞并中原的意思，不过开衅边防，图些便利而已。谁知那班大臣视同儿戏，先则养痍贻患，到了后来，见势头不对，也就乐得做人情，将故国河山当见面礼，双手奉上，博得个新朝什么公侯伯子男，心里只说可以安享富贵，不提防异族仍要寻些事故，弄得他七颠八倒，没好下场。到了死后，还要把他尊姓大名，眼睁睁的高标在二臣传上。你道是何苦自寻烦恼咧！这么说起来，都像这般丧尽天良，供奉异族，则衮衮诸公，已是早不可靠了。所望我们民族，再不可因噎废食，长他人志气，灭自己威风。俗语说得好，只要人手多，牌楼招过河，天下本无难事。如果处心积虑，敢作敢为，又何怕不能转弱为强，转败为盛呢？即不然，便大家同心戮力，多结几个生铁铸成的团体，人人心里都存个家可亡而国不可灭，身可死而种不可绝的主意，恁他异族强邻百般侵夺，只除我一国人都死净灭绝了，才许他得这块漫无人烟的土地，他纵有豹子心肝熊的胆，也教他打两个寒噤。看官，这些话并非我做书的嚼舌谣言，都是可凭可据，如不嫌烦琐，待我把这些新鲜事情，逐回代表出来。不但看官们可以激发志气，触动感情，并可使普天下众生，昏昏大梦从云端里一交跌醒，放出几个霹雳来，轰得那五百万贱种狂奴没处讨命，只这就是我做书的本意了。本意已明，言归正传

。话说中华大国，有位白衣徒步扫而异族的大豪杰明太祖，这个人想大家都是晓得的。他以淮西布衣，仗剑讨乱，十五年之间成了帝业，遂把异族吵乱我们中国的腥膻骚臭，一并扫除，改朝代曰明，年号曰洪武。在位三十一年，自个是四海升平，万民安乐。自太祖崩后，凡十五传，而至一位神宗皇帝。神宗本穆宗第三子，小时尚觉歧嶷，到了即位以后，他就溺于内宠，任用阉人，怠政偷安，渐成结习。朝中党派纷起，天下矿税横征，于是属国外蕃，都有覬觐之意，渐渐窥伺起来。而辽沈一带地方，满州时来侵犯，兵事尤为注意。这年当万历四十年，不料沈阳城外，出了一位媚外求荣，天民丧局的宝货。这位宝货，姓范名文程，表字宪计。本宋朝范仲淹后，移居沈阳已十二代了，却生得聪明绝世，机诈百端，经史子集，三略六韬，以及一切天文地理，都胡乱识得些儿。年近四十，所生三子，长子早死。次子承谟，三子承勋。承谟已十六，承勋尚幼，皆自己一手课读。家中田产，本系中人之资，逐年家运不辰，门庭多故，家资也就淡薄起来。偏又累试不第，日深月久，不免自怨自艾，自思自想，动了个口鹑择技的主意，只是不好意思说出来，一味的长吁短叹。

说也奇怪，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。他那儿子承谟，见老子牢骚抑郁，大不自在，就托着腮儿去想，偏生被他想到了，慌忙跑来坐下，开口问道：“爹爹这几日愁眉不展，莫非有什么病儿了？”文程叹道：“你那里晓得为父的心事，只因家计日衰，命途多舛，这个地方，终久满洲必来骚扰。那时节进无以立足，退无以自谋，却便怎好？”承谟道：“爹爹你老人家真是聪明一世，糊涂一时，放看这样的智谋学术，只怕梁山泊的吴用还要让你老人家一步，怎说是进退两难呢？如今这个世界，君属臣儒，也同宋仁宗时候差不多，只可惜没有个忠义宋公明替天行道，若是有了，孩儿便与他你老投奔他去。”文程叱道：“你怎的失心疯了，拿着老子颠倒去比强盗。”承谟笑道：“你老既不肯做强盗，儿到有一条顶上的出路，其实比做强盗还安稳些。不过画虎不成，恐连狗都不像了。孩儿早已想到，只不知使得使不得。”文程道：“且说来看看。”承谟道：“爹爹不是说甚么满洲么，那满洲端的了得。我替爹爹想看，我们在这中国做百姓，好比沧海之一粟，只怕今生今世，那功名富贵，瞎了眼也不会撞到我们家里来。又道是朝内无人莫作官，纵然博得一官半职，更是难安于位，到不如去投奔满州。他那皇上开衅中国，自然是采用中国人，爹爹投诚过去，把那一肚皮本事卖弄起来，还怕他不好生看待？倘若他的时来运来

，竟慢慢的做了我们中国皇帝，你老岂不是一介书生，倒变了开国元勋么？”

文程起先听着，倒也出了几点冷汗，听到后来，冷汗也不出了，心里好似中了一颗石子，不由的发烧发痒，暗忖道：“我这儿子真可爱，他一猜便看，我又何尝不知道那些道理，却难为他说得痛快。《易经》上说过，二人同心，其利断金。这个机会，好道是我出头之日。”便对承谏道：“我儿之言正是。我看中国有兵无饷，有名无实，如何敌得过满州，便是区区辽沈，总逃不脱他的虎口。将来我等被擒降过去，倒不如这投诚的体面。就这么办罢。”承谏道：“可不是呢，一来可混混吃用，二来可免刀兵之累，只等着机会，便好高飞远举了。”文程父子，正谈得高兴，不提防屋顶上刮喇喇一声爆响，一阵狂风奔雷也似卷将进来。风过处，只见数条黄线往屋角上旋转有声，那远近人声鼎沸，如千军万马厮杀一般。父子两人大惊。正在踌躇之际，又是一阵爆响。这响竟非同小可，觉瓦砾如雪雹般打下。霎时间又来一片哭泣之声，父子两人忙起身开门一望，但见黄沙数丈，如雨点的往下纷落。此时正当晌午，却仰面不见天日，那远近房屋，都被大风吹倒不少，街上携儿挟女，觅母寻爷，不住的乱跑。遮莫有一个多时候，黄沙渐稀，云端里隐隐现出个赭色日头，旁边回绕看二三十个小黑日，移时黄沙四散，红日始照耀如初。那些小黑日，一直向东北方旷野上落去。

且慢，如今正是二十世纪科学时代，这些天文地理的讲究，都已一一发明，怎么我做书的又说起什么灾异来？须知这部书，是表的明末清初事迹，那时节的野蛮气习，腐败情形，自不可抹杀。便是看官们见了，也知道野蛮腐败，为害不浅呢。

且说文程看得日呆目瞪，喘息方定，因叹道：“依今日灾异而论，此方不久必有兵灾，然兵燹以后，却有人主建都之象。”承谏见话内有因，接着问道：“爹爹何以见得？”文程猛听儿子问得蹊跷，不免放出一副善观天文，兼精地理，专参六任神课的气象，摸了嘴唇上几根八字胡子，闭目凝神半晌，方文绉绉的演出一段大议论来。只见他说道：

天本乎正，人受以形。君子以有形察无形，以有气知无气，道正则形正，气变则形变。人看，禀天地之气以成形，为万物中之最得乎正者。若夫风云雷电，亦天地之气相，感而成状态也。天地之气正，则风云雷电所发现之状态，一寻常之状态而已。推而言之，即如上下一心，君臣戮力，朝无虚位，野

无游民，是人皆得天地之正气者，无复金人宵小，祸国殃民，其道一也。倘或天地之气变，则风云雷雨所发现之状态，必有种种飘忽奔腾之怪象。推而言之，亦犹庸君主国，奸佞专权，君子道消，小人道长，是人皆触天地之戾气者，于是四方多难，国困民穷，其道又一也。迩年以来，纲维纵弛，名实淆混，套贼跳梁于陕右，上蛮猖掇于辽西，贡市属国，复鸱张虎视于宣大，而皇上本深居静摄，罔有所闻；臣下复粉饰太平，一无所措，奇穷怨毒之气，上千天地之怒，故借灾变发现之，以示警也。其黑日落于东北方者，当应在满洲扫荡诸部，定平辽沈，后来之结果，黑日既落，红日复朗，照耀此地者，或此地后来为满州建都之地也。

文程说完，承谟大喜道：“爹爹委实识得望气，此说是必定灵的。只是这样说来，满洲必有统一中原之日，我们先前所议，宜趁此机会，做去方好。”文程道：“你直如此性急，也须料理家事，收拾细软，方可动身。虽说是僻处边防，没人知道我的姓名，阅阅总要秘密些儿，以防远方亲戚晓得。到了满洲，受了官职，那就不怕了。”承谟亦点头称是。这且放下慢表。

如今虽说那满洲的历史，原来中国关东以北，有一种民族，向为我们汉族的仇敌。那民族起身内蒙古之斡难河，并吞亚洲之半，及欧洲之东北方。创建一个大国，叫做蒙古。他那国里的皇上，呼为酋长。从前有个酋长，姓奇渥温，名铁木真，就是蒙古人呼为成吉思汗的。他闯入我们中国，灭了宋朝，建都燕京，做了我们中国的皇帝，叫做胡元的便是。好容易被明朝朱太祖逐出关外，子孙渐就衰灭，从此汉人稍复元气，以为没有再作对头的了。不料后来这个满洲，又崛起于长白山下，就是中国唐虞三代时候的肃慎女戎，秦汉时候的东胡鲜卑，六朝时候的慕容，唐朝时候的渤海奚契丹，宋朝时候的契丹女真，都属于这种民族。他自己叫做满人，又叫做旗人。开国之初，本肇有金江部落，后来七剿八灭，遂把前头所说那元朝的后裔，索性吞并起来，慢慢儿就成了个大国。他那始祖，姓什么爱亲觉罗氏，世居长白山东俄朵里城，数传而至一个名孟特穆的，明朝始封为建州左卫部督，移居于赫图阿拉。即今兴京。又三传至万历十一年，那名努尔哈齐的才做了皇帝。说起来也真好笑，他本是野蛮游牧之国，并不曾受过教化，故虽有个皇帝的名号，却不晓得这皇帝两个字儿是怎样解法，只好糊里涂鲁唤做贝勒罢了。自这努尔哈齐做了贝勒以来，猛然想起他与明朝的仇恨，立刻就要去报。你道是什么仇恨？据他那满洲历史上讲起来，却也狠有几件，此时限于篇幅，不便详说，只就他祖父与他父亲的仇恨说罢。

原来满洲邻近，有个图伦城，又有个古埒城，两城之主，互相雄长。古埒城主阿泰章京的谭家，本是这贝勒伯父敦礼的女儿，正是郎舅亲戚。不料图伦城主尼堪外兰，素与古埒城主阿泰有隙，想要灭了阿泰，自己兵力又不足，只得乞援于明辽东总兵李成梁。成梁大喜，随即带兵往攻古埒。这个消息传到满洲，贝勒的祖父觉昌安大怒，深恐女孙被害，忙同次子塔克世（曾尔哈齐之父）领兵赴救。谁知古埒城守御甚坚，成梁与尼堪外兰却是一时难克，于是两个商议，不如假去招抚，以兵袭之。尼堪外兰乃至城边大呼道：“能杀阿泰以降者，为此城之主。”城中百姓，见明兵来势凶猛，人人惧祸，遂杀了阿索夫妇，开城以降。迨满洲援兵到时，与成梁交战，觉昌安父子齐被成梁杀死。后来明廷又归了他的丧，至是这贝勒想复两世大仇，起兵往征尼堪外兰。尼堪外兰遁于嘉班，遂克其图伦城，又进兵克了嘉班，斩尼堪外兰于边，声振蒙古，一时间好不威武。从此以后，那声势遂扩充起来，胆子也就壮了，真是一不作二不休，索性与他满洲东北扈伦两国，名叫乌拉、辉发、哈达、叶赫的开衅。果然不久，乌拉、辉发、哈达三国，被他征眼了，只剩得叶赫一国。这叶赫本是明朝的肘腋，明朝倚他做个北关，怕被满洲吞并，暗中帮助叶赫许多火器，又派重兵屯扎开原地方，以备叶赫的犄角。满贝勒到也乖巧，知一旦深入重地，明必袭我之后，竟班师还归。然因这事为明所阻，不觉恨入骨髓，比杀他祖若父的仇恨还狠些。

到了万历四十四年，他的国势日隆，大有蚕食鲸吞之象。这日，正与诸贝勒大臣表他用兵剿灭各国的武功，忽一个小胡儿报道：“外面来了个明人，姓范名文程的求见，说是紧要事情。”当时君臣面面相觑。有的说明朝是我们仇敌，他那国民，就是我们的仇人，应该杀了他，与我们报仇。有的说不可造次，须要问过来历。贝勒只不做声，忽然眉峰一皱，笑向众人道：“这明人我到有用他处，将来开衅明边，正好做个引线。”诸大臣连连称是。遂命引他进来。小胡儿出来道：“姓范的，我们贝勒传你。”文程正安排随着进去，小胡儿忽回头问道：“你晓得我们满洲的规矩么？”文程道：“初到贵邦，应求哥儿指教。”小胡儿道：“我们满洲的规矩，见了贝勒，要打千子的。”文程听了不解，只见那小胡儿喝令站着，把他的身子和手脚，唱猴儿戏价，七搬八弄，闹了一回。方对文程道：“可晓得了？”文程道：“理会得。”就不慌不忙，走进来跪在阶前，像拜天地祖宗一般，足足磕了个三拜九叩首，站起来险些忘记了规矩。幸喜那小胡儿把他袖口一扯，又亏他生来聪明绝世，登时记忆起来，结结实实补了一个千子。虽不十分圆熟，倒也将就下得去。

大凡打千子最怕把右脚儿向先左脚儿跪下，此叫做凶安，是这些做大官的犯了法，到菜市日用刑，刽子手才对他请这么一个安。若是平日弄左了，莫说是贝勒，就见我们国内的督抚，也要犯敲的。维时文程请安起来，口称：“奴才范文程叩见，愿贝勒万岁！”贝勒忙问他的来意。文程奏道：“奴才世居沈阳，读书为业，前见沈阳灾并，应在圣主有统一诸国，入主中原之兆。奴才虽碌碌无能，亦有臣亦择君之念，故敢不远千里，冒死上陈，伏乞大张柔远之思，深愿一口之受。当粉身碎骨，以报鸿麻，幸圣明垂鉴。”贝勒闻言大喜，知文程是个老师宿儒，又正合他的孤意，怎敢怠慢，即命赐坐，并赐了他一个什么哈喇哒巴图鲁。这个名号，仿佛是我们中国客卿的意思。文程谢恩退下，从此威威武武做了满洲的大臣。

看官，你道这范文程不就是前头说的那位宝货么？他自那日推详灾异，更深信不疑。又经儿子看实怂恿，于是挈领家小，从沈阳起程。幸喜他世居辟外，曾胡乱学了些满洲话，一发没甚阻滞，晓行夜宿，涉水登山，非只一日，到得这赫图阿拉城。今见贝勒如此看待，心里头把自己的本领推测一回，又把儿子的见识当面夸奖一顿，不觉那一腔感恩知己的热血，乱烘烘的从心肝肺腑里直滚出来。正是女为悦己者容，今日真算尽忠报国的时候了。过了几日，就与诸大臣商议进取中原之策。又道：“欲进取中原，必须先学些中原的模样。如上尊称，建年号，定制度，制国书，告急切不可缓之事。”诸大臣亦以为然，遂联衔奏明。贝勒大喜，命文程与诸大臣妥商办理。文程却与诸大臣想出一种湾湾捏捏的满洲文，通行国内，又于正黄红蓝白棋外，添用四色镶旗，共为八旗，分左右翼。他更百般研究，和那做诗的一般，吟成七个字，捻断数根须，想出来一个复育诸国英明皇帝尊号。又从英明皇帝一边，替贝勒的祖父觉昌安氏想了个显祖字样，父亲塔克世氏，想了个景祖字样，一齐上了上去。又说是皇帝为受天明命的元首，须建立年号，叫做天命元年。令臣下改称陛下，不得再称贝勒。真个一朝天子一朝臣，把那满贝勒喜得狮子滚绣球似的。从此满洲得了这位宝货，就大有改良进步思想。

一日，贝勒对文程道：“咱自登基以来，各国畏服，惟有叶赫小酋倚仗明朝，愍不畏死，屡次寻衅。我今欲兴师问罪，又恐明兵口我之虚，看起来非大挫明兵不可。卿有何意见，可以直奏。”文程因奏道：“陛下英明，所虑极是。但此刻大举入塞，兵力尚嫌微弱，不如暂且养兵休士，广储峙，利器械，训练诸部降卒，天人协应，待时而动，则一举可得也。”贝勒准奏，谕诸大臣同心整顿，不得怠慌。从此文程，不免又有些效忠守正的举动。

毕竟满洲与明边怎生开衅，文程与满洲怎式画策，且待下回细表。

第二回 七大憾誓天寇明 一封书开域迎敌

话说努尔哈齐贝勒，自文程替他上了尊号，定了成制，建了年号，制了国书，又替他整顿兵马，预备入塞，真个言听计从，把文程当作活宝看待，常赐他些东珠、人参、玄狐、猓狸种种珍导之物。诸大臣虽看了眼红，却不能怎生奈何他，只得一齐拍起马屁，搂起沟子来。真好比白居易《长恨歌》上说的：“三千宠爱在一身。”把文程喜的又酸又浑，就是初来时觉得那些腥膻气难闻，此刻也渐渐一点不怕了。再有那些支布幔，睡土坑，口含长烟管，乱嚼熟牛肉的事情，更弄得十分自如，不必求先前那个小胡儿指教。

这日，复想起他感恩知己的贝勒，屡欲入寇明边。今士卒既已训成，甲仗驼马，又尽可敷用，何不趁此机会，劝他举动起来。遂上了一道速兴师伐明的本章，正打着贝勒的心上痒，即日召见。文程便趁机奏道：“奴才久沐鸿恩，敢不鞠躬尽瘁。自领命与诸臣训练士卒，考察军实以来，方知陛下东荡西征，兵士原来骁勇，但兵贵有勇，尤贵知方，欲求知方，首在军制。盖军制定而后纪律明，纪律明而后将帅士卒咸知进退攻守之策。今欲作中原劲敌，若任其漫无纪律，窃恐遗害无穷。奴才苟有一隙之明，断不敢自安缄默，愿陛下天聪独断，俾奴才有所遵循。”贝勒可其奏，问军制如何定法。文程又奏道：“前此已定八旗，每旗七千五百人，令以三百人设一佐领，五佐领设一参预，五参预设一都统，并设左右副都统以佐之。分八旗为八部统，又以两都统各领一旗，作为骑队。似此条分缕晰，庶几纪律森严，即平时训练，亦可按部就班，不致纷无头绪。”贝勒正倚赖文程，自无不从之理，兼之他本游牧开国，这般煌煌议论，连做梦都不曾听过，喜的心花怒放，忙命文程赶紧办理，克日兴兵。

看官，你道文程为何说他兵无纪律？原来满洲虽发祥于长白山下俄朵里城，起初地方却不过百里，连爱亲觉罗氏共得三姓（今尚有三姓城在兴京城外，松花江与胡尔喀合流对岸）。三胜虽推他为雄长，而人口亦不满百万，都从事渔猎。至于武备，毫不讲究，只仗着生性刚强，最喜驰聘山林，出入窝集，格斗猛兽。如今数百年后，看他那些带解手刀，耍石锁子的风俗，还可想见当日一种冥顽不灵的气象。自从这贝勒平定诸部落，版图渐广，人民渐多，也渐晓得用弓、矢、刀、石长枪等器械，却是一味乱杀乱打，怎么将将，怎么将兵，是全不懂的，故文程有此一番划策。当下文程风雨无阻的弄了两个多月，自稍有规模，请使贝勒阅兵。又与诸大臣于赫图阿拉西门外，胡尔喀河岸，募集许多丁役，无分昼夜，如做知县刮地皮子，把那些堆积如山的骡屎马粪

，口除得干干净净，现出一块阔大的坪作为校场。到了阅兵日子，自然另有一番气象。我做书的不在其场，也不必替他十分捏造。只是：校场上贝勒亲临，军官林立，虽然威严雄壮，仍禁不住那股牛奶酪腥膻骚臭的气味；营开去旌旗摇动，骑步纷排，虽然整整齐齐，却带着些骑驼，赶骡马，打棍子，斗画眉的本色。

且说贝勒自这日阅兵后，颇觉满洲兵力经文程一番摆布，竟可算无敌天兵，遂与众臣商诀伐明之举。只见班中闪出二人，齐声奏道：“明与我紧接之地，为抚顺、清河、宽甸、绥阳四处，将来在所必争，不如示以先声，竟从抚顺进发，陛下以为何如？”贝勒举头观望，一是驸马都尉费英东，一是明安咄哩。贝勒正欲回言，文程接口道：“大贝勒等所奏极是，但抚顺小小关口，不劳大兵齐往，只二旗人马足矣。且该处守将李永芳，与奴才素相认识，奴才尚可修书，劝其归顺。”贝勒喜道：“如此甚好，你也不妨替咱写道谕敕，夹在一块儿送去。”又回顾众臣道：“明儿起兵时节，尔等须代咱拟道表章，将咱与明世仇，及兴师之故，布告天地祖宗，俾人皆知师出有名，并非劳民伤财之举。”众臣无不钦佩。

到了次日，校场上早又威风凛凛，杀气腾腾。文武百官，俱辮发窄袖的两旁排立，只见贝勒头戴看尖圆而高的一顶乌拉草帽，垂下外多红缨，身穿青色箭衣，外星元黄色大褂，脚上套双乌油长桶皮靴，跨下一匹卷毛大黑骡子，大吹大打，迎花神价簇拥着飞弄而来，至演武厅下马。文程与众官三呼礼毕，呈上表章，并愉李永芳文。贝勒大概阅过，即命排开几案，燃着香火，亲身拜罢，众臣读起表来，其辞曰：

我之祖父，未尝损明边一寸草土也。明无端起衅边陲，害我祖若父，恨一也。明虽起衅，我尚欲修好，设碑勒誓，凡满汉人等，毋越疆圉，敢有越者，见即诛之。见而放纵，殃及纵者。诟明无渝誓言，逞兵越界卫助叶赫，恨二也。明人于清河以南，江岸以北，每岁窃逾疆场，肆其攘夺，我谨誓行诛，明负明盟，责我增杀，拘我厂宁使臣纲古哩方结纳，挟取十人，杀之边境，恨三也。明越境以兵叶赫，俾我已聘之女，改适蒙古，恨四也。柴河、三岔、抚安三路，我累世分守疆土之众，耕田艺谷，明不容刈则获，遣兵驱逐，恨五也。边外叶赫，获罪于天，明乃偏信其言，特遣使臣遗书诟詈，肆行凌侮，恨六也。普哈达、叶赫二砍来侵，我自报之，天既授我哈达之人矣。明又党之，胁我以还其国，卒使哈达之人，数被叶赫侵略，夫列国之相争伐也。顺天心者胜而存，逆天心者败而亡，何能使死于兵者更生，得其人者更还乎？天建大国之君，即为天下共主，何独构怨于我国也。初扈伦诸国，合兵侵我，故无厌扈伦起衅，惟我是眷。今明助天谴之叶赫，抗天意倒置是非，罔为判断，恨七也。因

此七大恨之故，是以征之，伏惟我皇天厚土诸神，以及列祖列宗在天之灵，鉴原是幸。

宣罢焚词，遂拜文程为行军参谋，命费英东领一旗骑兵为先锋都梳，命明安咄哩领半旗为步兵部统，自己领二千三百五十名弓刀手为后劲，摇旗呐喊，从赫图阿拉浩浩荡荡杀奔抚顺城去。

原来抚顺本在赫图阿拉东南界上，为辽阳咽喉，涉晖河六十里，便抵辽阳城外，有座关口名抚顺关，虽不十分险峻，却也壁垒庄严。城中守将乃一个游击，姓李名永东，即辽东总兵宁远伯李成梁族侄，本是委靡不振之徒，朝廷因他与成梁同族，故有是命。到任以来，一味偷安，毫无建白，身居武职，全不懂用兵的道理。部下虚拥几千人马，都是任意募集，未经训练，你说怎生见得仗火呢？这日，正在安闲无事，忽小卒报道：“外厢来了一个小懂，自称什么范文程先生差他从沈阳下书的。”永芳默了半晌，竟记不起这姓范的人，是在那儿会过。忽回思道：“左右不过朋友差来送书信的，无关紧要。”便命带进来。须臾，引着个年轻僮儿，走到面前，叩头呈上书信，永芳命他退下伺候。拆开信一看，却是两封。这一封上写道：

五年不见，别来无恙耶？前台驾随令叔阅边，辱临寒舍，无以为欢，清夜回思，实深惭愧。

看到这里，才忆起五年前同族叔成梁往沈阳阅边，曾认识个范文程，在他家住过数日，原来就是此人，真个久违了。又往下看道：

自别是下，复未修寸简，奉候起居，疏忽之愆，更无可口。文程迹因家运不辰，门庭多故，遂远适异国，投顺满洲。

永芳不觉暗忖道：“这人好奇怪，他降满洲与我有甚相干，却来告我。”且往下看去，又看道：

满主柔远怀来，慨然重用，此恩此德无日能忘。今因我复育诸国英明皇帝陛下，恨贵邦之构怨多方，念二世之大仇未复，誓告天地，动众兴师。行抵贵城，按兵不战，诚以文程与足下有旧也。务望弃暗投明，开城纳款，富贵当不在君今日之下。如足下甘心亡命，敢抗王师，亦请闭城一决。旋转虽由人力，而成败已早定天心，伏乞三思，追悔无及。

永芳看完，心中发热，又将第二封拆开再看，却是朱笔写的。上写道是：

大满洲国皇帝，谕明抚顺游击李永芳知悉：尔明发兵疆外，卫助叶赫，我乃兴师而来。汝抚顺所一游击耳，纵战亦必不胜。今谕汝降者，汝降则我兵即日深入；汝不降，是汝误我深入之期也。法素多才智，识时务人也。我国厂揽人才，即稍堪驱策者，犹将举而用之，纳为婚媾，况如汝者，有不要加优宠，与我一等大臣并列耶？汝不战而降，俾职守如故。汝苦战，则我之矢岂能识

汝，必众矢交集而死，既无力制服，死何益哉？且汝出城降，则我兵不入城，汝之士卒，皆得安全。若我入城，则男女老弱，必致惊溃，亦大不利于汝矣。忽谓朕虚声恐喝，而不信也。法思区区一城，我不能下，何用兴师为哉？失此弗图，悔无及已。其城中大小官吏民等，献城来降者，保其父母妻子以及亲族俱无离散，岂不甚美？汝熟计之，毋不忍一时之忿，违朕言，致僨事失机也。切切此渝。

永芳不待看讫，早知是满洲贝勒的敕谕，那三十六颗牙齿，已作对儿厮打得唧咕唧咕的斗响不住。叫苦道：“他他他满洲兵来得好快呀！怎的我连一点信儿都不知道？这个地方，所谓千年野猪老虎的食，终久必为满洲所有。如今师临城下，我兵微将寡，即勉强支持，将来辱国丧师，终归一死。况我祖上又无积蓄，合家老小靠着官儿度日，我若一日气接不上，老母妻儿不是活活饿着么？于思万想，不如投降了，宽叫他几声万岁，再求文程打个边鼓，或仍捞摸得一官半职，也是意中之事。”便随手写了个明日午时献城的回信，交给来人。看官，本族人投顺导族，倒有那般尽忠报国的思想，不料本国受恩深重的职员，却会开门揖盗，真是良心蒙昧到极点了。

却说满贝勒自那日领兵起程，一路上逢山开道，遇水成桥，非只一日，到了抚顺。离城十里杨树子地方，安营下寨。行军参谋范文程，便差个贴身的僮儿，赍书往投抚顺守将李永芳，又叮嘱僮儿，说是从沈阳来的。不多时僮儿回来覆命，呈上回书。文程看毕，喜得眉飞眼笑的说道：“如何，我早料定这一箭是不虚发的。”忙请贝勒传令，明日往抚顺城进发。到了次日，一声号炮，鼓角齐鸣，径奔至抚顺关口。果然关门大开，李永芳带着军民人等，拈香顶礼，喧呼万岁！贝勒入城，就在游击衙门驻扎。永芳上前叩了九个大头，口称：“抚顺游击李永芳，率合城百姓献地投降，愿圣主爷爷洪恩收纳，永保万年。”贝勒喝令一旁候旨，永芳下去。见了文程，又深深道个乏，文程亦谢过献城的盛情，又安慰几句。只见上面一声吼处，喝令屠城。那些满兵，如倒海崩山往外乱跑，逢人杀人，见物抢物。霎时间，沟渠尽赤，骨肉横飞，刀声哭声，山谷回响，真个是天昏地暗，日月无光也。足见异族待本族人之一斑了。你道可怕不可怕呢？

屠城毕，文程领永芳盘查军库，虽获火药。甲仗、弓矢、戈矛，不计其数，上面尚有原封的兵部符印，只可惜收藏得不中用了。贝勒莫奈何，遂下令班师。文程慌奏道：“陛下亘缓，此间离厂宁不远，该处必举兵来援，须迎战一番，以免笑我席卷而去。”贝勒爷然之，乃命费英东屯关右，明安咤哩屯关外，并着永芳随营效力，自己与文程驻关上策应，各自据险以待。不数日，果见明兵潮涌价杀来，明安咤哩忙命永芳出马，但见明营中旌旗蔽日，怒马嘶风

，一声炮响，出来三员大将。当中为厂宁总兵张承荫，左边副将颇廷相，右边参将蒲世英。原来他们一闻抚顺陷落，便星夜领兵赶来，今见敌人占住未退，不免大众向前厮杀。承荫一马当选，恰与永芳对敌。永芳那里是承荫的对手，正打算要逃，忽见颇廷相拍马追来，大呼：“降贼奴，吾来索命！”永芳惊得日呆目瞪，坐在马上小便竟失了三次，也顾不得失仗，早一溜烟跑回本阵。明安咤哩见永芳败下阵来，忙跃马上前堵住，猛听胡哨一声，一拨骑兵从关右杀出，正是费英东，明安咤哩越添骁勇，紧逼着承荫。承荫见骑兵来势突兀，也无心恋战，回马就走。明安咤哩与大贝勒一齐追上，蒲世英正欲挥兵向前，那骑兵如风卷残云，明兵那里抵挡得住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竟把个奋勇当先的蒲世英踏成泥酱。廷相飞马赴援，又被大贝勒口的一箭，射中右臂，翻身死于马下。承荫见二将已亡，势孤不济，遂拔刀自刎。那一点魂灵，随风飘荡，上九霄云里，与日月争光去了。明兵没了主将，都只恨爷娘生的腿少，各自奔逃四散。这边抚顺城上，始放下吊桥，鸣金收兵回营。贝勒鼓励军士一番，喝令把降将李永芳推出斩了，以警败军之罪。永芳又吓得屁深尿流，只得央告文程。文程代他奏道：“陛下以仁义兴师，天人共仰，今速杀降将以殉军，恐绝他人投诚之念。永芳一人不足惜，奴才窃为陛下创业垂统惧也。”贝勒始转怒为喜，赦了永芳，又命永芳叩谢文程救命之恩。永芳叩头起来，早撅看屁股，飞也似的往下面喘息去了。文程又请纵火毁城，进攻清河堡。须臾间，满城火起，烈焰冲霄。贝勒爷带领大小三军，乒乒乓乓后火光中杀奔清河而去。可怜好好一座抚顺城，既杀得碧血翻翻，青磷泣血，又烧得狐悲兔死，鬼哭神号。那一种情形，真令人伤心惨目，言不忍言。

欲知满洲如何进军，清河曾否失陷，下回再表。